

汉字构形学视角下中小學生书法教育培训摭谈

张鑫

(云南大学, 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 书法是以汉字为书写载体的一门艺术, 书法与汉字的内在关联为跨学科教学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文尝试将书法教学与汉字教学深度耦合, 以探索汉字构形学视角下中小學生书法教育培训的方法、内容、原则, 力求为当下中小學生书法教育培训这一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可能路径。

关键词: 书法; 中小學生教育培训; 汉字构形学; 跨学科教学

基金项目: 云南大学 2025 年春季学期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20251191)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4.414

一、引言: 中小學生书法教育培训行业概况

自 2021 年 7 月“双减”政策实施以来, 文化培训市场虚火大降, 学科教育类培训机构受到冲击大幅压减, 艺术教育类培训机构迎来新的发展空间。多数原本以 K12 主科应试教育为业务重心的经营者为探索新的增长点, 逐步转向为学生提供素质文化教育培训资源。^[1]书法教育培训因其与中小學生语文课程的紧密关联, 在提升学生主科应试能力与促进学生综合素质发展这两方面均具有重要意义, 在中小學生教育培训行业中的地位有显著的上升趋势。

作为文化产业, 中小學生书法教育培训一般在节假日为中小學生提供硬笔书法、毛笔书法的线下指导和培训, 与中小學校内的书法教育这一文化事业进行着良性互动, 共同挖掘和发挥书法以美育人、以文化人、以德润心的多维育人价值功能, 从而推动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根本任务。相较于学校教育, 中小學生书法教育培训具有灵活性强、周期性短、区域性强、学员不稳定、规模较小等特点, 整个行业缺乏较强实力和品牌影响力的书法培训机构。据付梦楠、董光华, 朱芳红、马文英、李贇、金京、任亚萌等学者的研究, 当前的中小學生书法教育培训多以中国美术学院、中国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等事业单位组织的书法考级作为教学与考核的重点。^[2-7]对此, 张卫清在《中国书法产业学概要》中对中小學生书法教育培训行业现状做出了“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的论断, 并指出未来的中小學生书法教育培训将围绕实现课程体系、教学系统的差异化和体系化迈入竞争更加激烈的产业化升级阶段。^[8]如何实现差异化, 提供更为中小學生接受的书法教育培训? 如何形成体系化, 制定愈发标准完善的教学培养教案? 成为了当下把握中小學生书法教育培训的新增长与新机遇的关键所在。

二、跨学科教学思路下书法教育与汉字构形学的深度耦合

2.1 书法为表, 汉字为里

书法是以汉字为书写载体的一门视觉艺术, 书法与汉字两者犹如花与根, 互为依存。当先民还在利用卜辞进

作者简介: 张鑫 (2003—), 男, 云南大学文学院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民间文学、汉语言文字学。

通讯作者: 张鑫

行占卜时,已开始追求甲骨文的美感。随着工具和书写材料的进步,书法作为艺术逐渐形成。秦统一文字后,小篆成为正式字体,其圆转的笔法为书法奠定了基础。汉代流行了隶书,书法的笔法中出现了方笔与折笔。魏晋时期,草书、行书、楷书发展迅速,为唐宋元明清的书法繁荣做好铺垫。近现代,草书楷化简化字则引发了对书法与简化字新关系的讨论。书法的发展历程与汉字文化的演变互为映射,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审美追求和智慧结晶。也正是如此,教育部印发的《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才会于开篇处指明“汉字和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国书法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并且进一步提出书法教育要能够让学习者“感受汉字与书法的魅力,增强文化自觉和爱国情感”的总体目标。^[9]

在书法教学中忽视汉字这一书写载体,势必会影响书法教学的成效。陈振濂在《书法教育学》认为书法应该是一种文化现象,包括了古典文学、文字学、篆刻、绘画四个侧面:“(古典文学、文字学、篆刻、绘画)是站在书法以外——或是一种泛艺术式的、泛修养式的立场上。正因为书法教育学是一门非常复杂、非常丰富又具有多层次的多维构成的学科,所以它不会把这种非本体的学科结构拒之门外,对它而言,这种横向结构只会为书法教学本身带来莫大好处。”^[10]既然将文字学知识扩展到书法教学中有能预见“莫大好处”,那么如何实现跨学科思路下的书法教学与汉字教学的有机结合,就成了当下教学创新的重点。

2.2 作为关锁的汉字构形学

汉字是形音义的结合体,有理据的构形是汉字的基本特点,也称为字理。对于汉字构形的探索,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如《左传》“止戈为武”“反正为乏”“皿虫为蛊”,《韩非子》“自环谓之私,背私谓之公”。这些分析或出于某种意图,但确实为人们对汉字构形最朴素的认知。“六书”是汉字构造的系统讨论,最早见于《周礼·地官·保氏》:“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周礼》把六书作为教育贵族子弟的六艺之一来看待,但没有具体说明其内容。到了汉代,班固、郑众、许慎各举其说,把“六书”解释为文字的六种结构类型。许慎著《说文解字》,就是以小篆形体为依托,解释构意、确立部首,归纳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这六种汉字的构成模式和使用方式,影响此后上千年的汉字构形研究。

汉字构形学理论是对许说“六书”的扬弃,属于当今汉字学研究的重要基础理论,以探讨汉字的形体依一定的理据构成和演变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基础科学,其中演变规律包括个体字符的构成方式和汉字构形的总体系统中所包括的规律。^[11]理论脱胎于王宁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发现的小篆构形系统。王宁利用从元素、结构与层次、结构模式三个方面测查出的相关数据,验证了《说文解字》小篆构形系统的存在状况,并展示了小篆构形系统的面貌。在小篆构形系统的发现中,王宁归纳出来一套借用现代科学术语和系统论的方法并且适用于历代的、各种字体的汉字的描写分析理论,也就是汉字构形学理论。该理论于1995年以《汉字构形学讲座》为题在《中国教育报》上连载。其后,王宁以其为基础,经过对理论长时间的运用、修改与补充,于2002年、2015年先后出版了《汉字构形学讲座》与《汉字构形学导论》,正式建立起汉字构形学理论体系。

汉字构形学是系统的、科学的、与时俱进的。从汉字因义构形的表意特征与汉字构形系统两大方面出发,王宁先生做到了对汉字的理性解读。在《汉字构形学导论》中,王宁讨论了汉字构形学于汉字学中的分支地位,多角度揭示了汉字的性质,梳理了汉字与汉语的密切关系和区别,着重探讨了构形与构意、构件在组合中的功能、汉字的构形模式、汉字构形的共时关系、汉字构形的历时关系和汉字构形系统,提及了汉字构形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以及汉字构形规律与识字教学等方面的重要问题。

2.3 汉字构形学视角下中小學生书法教育培训的路径设想

汉字构形学视角下的中小學生书法教育培训需要在教学方法上充分继承传统书法教育培训的结构意识,在内

容层面做到对汉字构形系统的理论简化,并且坚持以“书法教育培训为正、汉字构形学理论为奇”的教学原则。

2.3.1 以拆分构件厘清结构概念

作为花的书法与作为根的汉字,二者的关系虽紧密相连而又有所区分。实际上,书法教学与汉字教学存在着一定的模糊地带,就如在两大领域中均频繁运用的概念——结构。

林志强在《汉字学十六讲》中将书法结构和造字结构对举,对“结构”这一模糊概念进行了阐释:“书法结构不考虑形音义关系,而是单纯从外形上看汉字各组成部分之间在空间上是什么关系,如上下结构、左右结构等。造字结构是指汉字体现其形音义关系的结构,如象形、指事、会意等。”^[12]林说可从,“结构”一词在两大领域中的确存在明显的意义区分。在书法中,“结构”是一种书写概念,通常用来描述汉字的笔画、偏旁的状态,包括外部轮廓、构件布局、空间疏密、全字重心等方面的信息。至于汉字构形学中的“结构”,则是一种形音义关系,指代由组成汉字的构件所搭建的构形模式,如全功能构件代表的独体字、表形构件和标示构件组成的标形合成字、表形构件和表义构件组成的形义合成字。

无论是书法结构还是造字结构,在认识过程中都离不开拆分的方法,并且在大部分情况下,二者的拆分结构是可以重合的。比如“菊”在书法结构中是上下结构,上“艹”,下“夂”;在造字结构中则是从艸、夂声的义音合成字。又如“信”在书法结构中是为左右结构,左“亻”,右“言”;在造字结构中则是从人、从言的会义合成字。既然如此,拆分构件是书法和汉字构形在学习“结构”的过程中都离不开的基本方法,那么在书法结构的教学中插入造字结构的串讲就有了可行性保障。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汉字的构造、演变之理是客观存在的,受到形体系统和语言系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而不能随意联想和编造。构件的拆分需要严谨、客观,不能随意联想。在《汉字构形原理与中小学汉字教学》中,李运富介绍了随意联想拆分字理及其严重危害:“把‘悲’讲成‘心里面长韭菜’,把‘照’讲成‘一个日本人拿着一把刀杀了一口人滴了四点血’,把‘要’讲成‘西方的女人东方要’,把‘饿’讲成‘我要吃饭’……或误解字形、或违背事理、或错乱层次、或不顾系统、或形义无关。这样讲解汉字虽然‘新鲜’‘有趣’,就个别字来说也可能容易记住,但它破坏了汉字的结构规律和系统,不利于学习相关的其他字,也不利于用形义关系来掌握词义系统,势必给学生以后得学习带来负面影响。”^[13]在构件拆分中,不根据构意而进行的无理拆分难以正确地认识汉字的构形模式,将无理拆分的“发明创造”引入中小学生学习书法教育培训,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2.3.2 内容:对理论简化契合学习阶

自古以来,汉字构形教学,也就是小学中的文字学问,讲究着循序渐进的方针原则,探索着那少有的执简御繁之法。清代《说文》四大家之一的王筠在《文字蒙求·自序》中提过这样的设想:“苟于童蒙时先令知某为象形,某为指事,而会意字即合此二者以成之,形声字即合此三者以成之,岂非执简御繁之法乎?”^[14]王说以“六书”中的前四书为启蒙阶段的认字类别,指出了初学者应从象形字、指事字,到会意字,再到形声字逐步学习的阶梯式路径。通过学习前四书,的确能够直接接触汉字的形音义。清代著名的文字学家戴震曾将许说“六书”细分为“四体二用”,认为前四书是造字法,是汉字构意的直接体现,至于转注、假借则是用字法,为字义、词义的运用关系。如今,汉字构形学理论是当下汉字形体的理据构成和演变规律的集大成总结,是对“四体”理论的系统化梳理、现代化完善。王的设想用可以利用汉字构形学理论进一步解释,就是要先学习全功能构件代表的独体字和具有表示构件的准独体字,在此基础上熟悉表形构件、表义构件之前的组合关系,进而深入掌握具有示音构件的形声字。其思路具有前瞻性,对于当下中小学生学习汉字构形仍有指导意义。

需要注意,系统的、完整的汉字构形学理论对于中小学生学习而言过于理论化,学习难度相当大,强行灌输的吸收效果必然不佳。故而,合理简化汉字构形学理论,将汉字构形的思路引入中小学生学习书法教育培训的过程之中,

才是符合中小学生学习阶段性的必要处理。总体来看,王的设想较为符合客观现实,在一定的创造性转化后可以作为汉字构形学视角下中小学生学习书法教育培训的教学参考。

首先,在进行构件拆分后,可以引导学生留意所拆分出来的部件,逐步搭建起“笔画—偏旁—独体字—合体字”的层级关系,激发学生对汉字构意的探究兴趣。其次,可适当介绍构件在组合中的表形功能、表义功能、示音功能和标示功能,有条件的可以再讨论汉字究竟属于表意文字还是表音文字,明确汉字的意音属性。再次,为较高年级的学生简单介绍“结构—功能”分析法,以汉字构形学的理论视角讨论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形声字的造字结构。同时,需注意坚持“先具象,后抽象”的认知习惯,从最容易理解的表形构件出发,理解全功能零合成字、会形合成字;再由形及义学习表义构件,了解形义合体字、会义合体字;接着学习标示构件,领悟标形合成字、标义合成字;此后接触示音构件,对形音合成字、义音合成字以及标音合成字有初步印象。以上便可称为对汉字构形学理论在教学中的恰当简化了。

至于前文汉字构形学理论中较为晦涩、深奥的部分,如汉语的字词关系、异写字与异构字的区分、繁体字与简化字的历时讨论等等,其实并不适合中小学生学习过早地进行系统学习,应该尽量在教学内容中略过、隐去,以适中的学习难度激发中小学生对汉字文化的求知兴趣。

2.3.3 原则:守书法主体活用汉字构形

以“结构”为切入点拆分构件,凭理论简化明确引入内容,是中小学生学习书法教育培训实现差异化的重要抓手。而创新还需守正,汉字构形学视角下的中小学生学习书法教育培训,还需要坚持“以书法教育培训为正,汉字构形学理论为奇”的原则,将重点落实在书法教育培训这一主体上,将汉字构形学理论当作为突出特色穿插于书法教育培训的实践过程中。

对于中小学生学习来说,教师循规蹈矩地讲解汉字的形音义、系统梳理汉字的构形模式,在理论上是可行的,然而这种教学模式并没有真正将汉字与书法相结合,缺少了书写的趣味性。书写之所以有趣,在于其对静态文字的活态化处理。笔分羊毫、狼毫、兼毫,可以适应不同的书写力度;纸分生宣、熟宣、半生熟,能够匹配各异的书写速度;墨有焦、浓、重、淡、清五色,记录着自然书写的笔势变化。书写的体验是自由的、自觉的。控制笔、驾驭纸、活用墨,借助意义载体汉字,或隐喻,或转喻,锚定书写者各自的精神追求、内心世界,是书法的乐趣所在。过于理论化的教学会阻碍中小学生学习书法的乐趣,打击学习的自主性,反而违背了跨学科教学的初衷。

故而,中小学生的书法教育培训应该着重对汉字的书写进行规范,恰到好处地将书法的艺术性感悟以美的形式自由传达出来,在有余力时引导学生了解汉字的理据构成和演变规律,切忌盲目灌输、揠苗助长。

三、余论:对汉字构形学视角下中小学生学习书法教育培训范式的展望

将汉字构形学理论引入中小学生学习书法教育培训,在逻辑上是可行的,在路径上是可循的,而在范式的探索上依然是充满挑战的。范式,犹榜样也,是某领域内可量化的、公认的模式。依靠汉字构形学理论,创新当下中小学生学习书法教育培训的模式,推行一套区分难易程度、便于中小学生学习群体迅速掌握的教案,是范式探索的重中之重。当然,仅仅凭借优秀的教案仍无法确保培训的顺利进行,培养出一批能运用好汉字构形学理论的优秀书法教育者,方为保障范式行稳致远的真正动力。

书法,作为一门根据汉字的特点来造型的独特艺术,是文化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的统一体。汉字构形学理论,正是解锁书法文化内核、夯实书法学习基础的关键切入口。中小学生学习借助其进行书法学习,从汉字的造意出发,了解构件理据、演变规律,既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未来,为把握中小学生学习书法教育培训的新增长与新机遇,或可扎根于汉字构形学理论的土壤,以完善的培训范式为支撑,以优秀的教育者为引领,让教案更具针对性、教学更具科学性、学习更具实效性。

参考文献:

- [1] 陈晓姗.SS 书法教育公司发展战略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23:1-3.
- [2] 付梦楠.小学语文教育中软笔书法教育的现状及策略研究[D].鲁东大学,2016.
- [3] 董光华,朱芳红.书法教师队伍现状及培养策略研究[J].美术教育研究,2019,(10):112-113.
- [4] 马文英.小学书法教育课程实践与成效的策略研究[J].科技资讯,2020,18(07):107-108.
- [5] 李赟.J 小学书法艺术的教育现状及发展策略研究[D].陕西科技大学,2021.
- [6] 金京.现代书法教育文化传承功能实现路径与策略研究[J].文化学刊,2021,(09):175-177.
- [7] 任亚萌.书法跨文化教学问题及策略研究[D].西南科技大学,2023.
- [8] 黄建新.中国书法产业学概要[M].浙江: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22:106-112.
- [9]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印发《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的通知.[EB/OL].(2013-01-25)[2026-02-10]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6/s8001/201301/t20130125_147389.html
- [10] 陈振濂.陈振濂学术著作集 书法教育学[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8:21-22.
- [11] 王宁.汉字构形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272.
- [12] 林志强.汉字学十六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124.
- [13] 李运富.汉字构形原理与中小学汉字教学[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1:43-44.
- [14] 王筠撰;林贤,刘娜点校.文字蒙求[M].北京:中华书局,2021:1.

A Study on Calligraph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Character Morphology

Zhang Xin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China)

Abstract: Calligraphy is an art form that takes Chinese characters as its writing carrier. The inherent connection between calligraphy and Chinese characters lays a solid and feasible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disciplinary teaching.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eeply integrate calligraphy teaching with Chinese character teaching, so as to explore the methods, contents and principles of calligraph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character morphology, and strive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ossible paths for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of calligraph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Keywords: Calligraph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Chinese character morphology; interdisciplinary teaching